

上東撫張官保書庚寅五月初九日

陳 虬 志 三

虬白。虬聞今日為經古之學者。動曰欲天下長治久安。非復古法行封建不可。然則魏縣以來天下果無治耶。為救時之說者。每扼腕太息而言曰。今紀綱壞極矣。非大變法不可。然則四千年中。獨商鞅王安石為得耶。乃太公封齊三月報政。魯公達之三年。夫齊魯接壤。三公皆聖人也。何論治亦各不同乎。然則緩急張弛果自有其道在耶。虬甌東鄙士。閱歷未深。何敢妄論天下大計。顧維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生平頗有論述。冀呂葛藁一得之長。為朝廷收鉛刀之用。乃九度。始離席帽。

陳

44.5078

東遊彙議不分卷

陳虬手稿本

共 壹 冊 存 壹 冊 排架號 00284

春明一戰，銳羽空回，鬱々無可言者。將已。都長沙徐
儵師，憇憇來東，召為公當代偉人也。若可新道一見，召
抒其胸中所欲言。虬受命不敢違，日昨振衣進謁，命延
入內，出其幕府諸君，上下議論，使虬得恢廣其見聞，激
發其志氣。幸甚間，虬有治平通議各書，且言將來當為
代付荀氏勤、懇、儀、文備至，如父兄師長之。不，勉其
子弟，虬何人斯，躬逢此遇，且感且慄，不知所措，願以倉
猝不獲盡言，退因條陳八事，酌古準今，以因為初，無過
高之論，無難行之事，如蒙採納，一轉移間，當立有起色。
幸畱意焉。昔漢文帝，漢之賢君也，亦以卑之無甚高論。

度吾所可行者，誠以為治不在多言，灑力行，何如耳。倘
微可言微錄，立見措施，或即潤入，告請旨，飭下各直省，重
臣一例舉行，使虬三十年伏案講求之苦心，得于吾身
見其盛，則感且不朽。虬元稹始燥，即事舉學業弱冠以前，
治詞章，訓詁二十以後，留心經世，旋以過勞，得各血痛，
不寐，疾旁攻，岐黃家言，歷試不售，折而之他，遁入釋老，
百氏之書，略皆過目，年逾五境，始專心身心性命之學，
思范文正公良相良醫之旨，一意於醫治之。又十年矣，
自分駕馭之質，不復堪為古用，留心撰述，彙成一家之
言，然於國計民生與地方一切利害，每一聞輒核觸。

而不能自己伏憇之志仍未忘也。雖伏田無所事，
又秉性慤直，遇事敢言，與世多忤，居嘗撫髀感慨，以謂
茫：海內終當有知吾者。己卯客避金陵，以文字受知
於沈文肅公，頗蒙獎借，旋以試事回浙，而文肅遂有騎
箕之命，身世遇合之間，有足慨者。昔荆州尋常一刺史
耳，李白乃言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言則此
前尺寸地吐萬言為快，蘇子由之上韓樞密也。言此來
於山見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於人見歐陽公，而
以未見樞密為恨，此雖才不及李白，而所歷之境，雖遜
子由，荆州不足道，公而公則固今日之韓太傅也。聞吾

朝有林少穆、江岷樵、左季高三先生者，當其平居落
好大言，志趣豁然也。陶文毅曾又正駱文忠三公，一見
即能相識，如虬無似，豈敢遽望三先生然。遼東出豕，亦
頗自詫其白頭，意欲求陶曾駱三公者一見，以決行止。
舍公其尚誰屬耶。如虬材尚可造，當歸自鍊其筋骨，養
其智慧，徐以增益其所不能，期為吾公供他日馳
用。若材具福澤，不足以肩天下事，則虬不朽之業自在。
將謝絕人事，閉門下關，窮年斲：求所謂立言之學，暇
當繕成清本，郵請指正。息壤在彼，亦將於吾公有厚望
焉。虬年四十矣，尚未有子，行將為他續。又手劄利

濟醫院梓難畢二家門二十餘口歲需二百餘金倚此以活然結鼠之技尚能自衛此來並無所求誠欲得公一言決終身行止以去耳吾公其許之否行有日矣將游秦岱登東封遺趾登日觀最高處左右四顧慷慨悲歌相齊魯二公之靈起而翼公以旬海宇蒼生幸甚狂瞽之言罔罔識忌諱語多逾分幸原宥焉再署
東三省及新疆黃河等圖於外間所未有者禱賜數幘以壓歸裝則不盡之望也

一日初設議院以通下情

國家威德覃敷懷柔所至秦西各國競以長技入輸當道諸公師長問官之意既節取其寸長以為土壤涓流之助如礦務鐵路電線製造諸法以及廣方言水館師武備等學堂皆一一做行也愚以謂秦西富彊之道在有議政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議院之設中土未聞然其法則固吾中國法也攷之傳記黃帝有明堂之議實即今議院之權輿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鄭子產不毀鄉校其知此義矣蓋古聖鐸韜之設輶軒之使皆誘之使言凡以求通下情而已

今牧令以數千里外語言不通之人質，然親臨其上，
父事只存，特不得其要領，不得不委之無識之局，使於
是施其鬼蜮狡獪之計，朦蔽長官，嚇詐平民，上下墮格
而弊不可勝言矣。請於省垣外，札飭各州縣一例，如設
議政院，即就所有書院或僧道寺觀歸併改設，大榜其
座，與民更始。一年四課，每季一考，於書院經古之外，另
策以近時利弊疾苦所在，與輿華安撫^之方論議策答，隨
題而施，卷面令直書姓名，不准捏名冒替。後取前列數
名，不時延請入署慰問，勸勉遇有大事，則剋期集議，輕
議輿減，迄親臨議院，與地方父老周咨詳問，互相駁辨，

議定而後行，務使上下之間，煦^之味^之，如家人父子之
自議其私，則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雖三代之盛
不復難復也。秦西云乎哉。

一曰大開賓館以收人材

我朝沿前明之殆舊制，以帖括取士，士之懷異材者，常
苦格於有司之繩尺，溫溫無所試，軍興以來，宰輔疆臣
膺五等之封建，千古之業者，有不盡由於科目，於是
有志之士，爭濯磨砥礪礪，以功名^之見，雲蒸霞蔚，人材輩
出，實為亘古所未有。昔日之材，常患其少，今時之材，日
見其多，以謂材少可慨，材多可慮，今俄羅斯橫亘東

此蝦夷島海參崴皆為所占鐵路四達逼近東三省朝鮮
鮮頗聞近有異議倭奴常蠢蠢欲動西南又有英法緬
甸越南之役憂然四顧有識寒心則收羅人材猶今日
切務中之切務也三年蓄艾一載樹木在直隸疆臣當
無不知以臣事君之道也愚願總督過慮者以為國家
厚擇深仁論肌浹髓垂三百年士食舊德斷無不感激
涕零願效馳驅之用然人情巨側萬一有不逞之徒如
張元徐海牛李其人者鋌而走險則疆臣之會之日方
長矣謂於省垣及有海關道處開勸材館以鼓舞而羈
縻之則於求賢之中寓弭患之意此誠一舉兩得之計

也或謂經費太絀位置實難又將奈何也謂大臣之視
人材當如父兄之得佳子弟當減其家常不急之得費
培植以便成材斷無久任其埋沒之理夫八才入世之
志為人所難為揆策遠來其為衣食計則可憐其為國
家計則可感豈有以中國遠無涓滴以蘇尋尺之鱗
也况以天下之人材辨天下之大事當無有不興之利
不給之虞彼人材者肯一籌莫展彈鋏求魚甘受當途
之奉養乎哉知必不然矣官保白代龍門求學若渴歸
者如巨魚赴廬鱗甲稍異者無不撓尾而去此固公平
者而似可無庸再及願特樹風聲為名直省疆臣

觀勸故敢再以元公三昧待士之誠阿衡一天不獲之
思為公進

宋太宗使南唐諸臣備太平以覽饒有以死此謂可
即就今日之書局詳定章程擇取切用易金民間罕
見之本委令局員分任校勘字事求是札發各州縣
就近督銷并可移資外省各局彼此匯兌則亦與利
養賢之中寓拒作人材之術亦開源之一道也

一日嚴課州縣以責成效

牧令視民之官也牧令得其人則豈更坐言其成而子
下治矣漢宣帝有言與我治天下者其良二九身今
天下牧令之賢者練達有守實事求是固自不乏人而
惟怯闇茸公事積壓者亦復時見當嚴行督課不得以
空文詳批請飭令印官於到任後刻期下鄉攜帶圖志
輕車減從巡閱境內一週所到之處延耆耆問疾苦與
一切利弊所在採訪入冊復修伯菱志近放告
案情較輕者即予訊結重者方為來縣對簿回署後擇
其應先行禁革與辦者赴議政院集議舉行條列其等

辨之法年月之期限三月內申詳此蓋就者屬地方情
形不同者而論也更有為問屬所當一
行者凡六
事焉視教官舉拔優劣之式方三日地
習吏閱實勿遽加以刑勒令其改過自新
習何業
甘結有再犯者治之以法無赦三者當榜其名於衙署
之門首十年無犯消去名字以遂其廉恥唯猾吏則
禁錮終身永遠不准更名入卯此除暴之法也勸善之
方科亦有三日經明行修卓然人師曰孝
味獨歐
古道心寬公好義力激頽風訪聞確實擇尤旌表其門
歲時存問以示優異到任後一例冊報三者皆指舉

及平民以下而言若紳宦則固無籍激勸矣歲終着將
興革各項事務各造四柱清冊彙詳存檔備核任滿而
應辦事件未了者協同新任留辦交卸後不
籍若此則州縣無不興之利無不成之事三
廢具舉人材起地利出而富強之術在是矣
近日官場
解任後盤項一清即可置身事外任內與革
聽之或甚為可惜更有以官為市者將
敗垂成以善後為久任之計故當于稟報時
舉賢以善後為久任之計故當于稟報時
深淺量為判難近日官場習氣以深嗜
風俗人心之害庸者視為傳舍負者居焉
州知縣問以刑名錢穀則皆平熟宰相材也
在任十年

有不徹地方廣輪之數終年有不坐堂皇者酣眠晏起
終日昏々如登場傀儡冠盪需人吸鴉片
裝腔扯架作官樣文字已耳鳴可剝削下以
傷國家之元氣終亦自斃絕矣
賢者不免醉生夢死曾莫之省此謂其貪者可恨其
者猶可矜也由吾之說推而行之將期月已可三年有
成則公之造福於天下國家者豈有涯哉

一日分任佐雜以策末秩

今之於令非盡不賢也其拘謹者亦能留心公事顧慮
分慮考成疲精億神治官文書魁恐不得魁想數
起如永州之說捕蛇然不過錢刑兩端而已不利害不
及計亦不遑計也此謂知州之下有判同知縣之下有
丞尉命在今日尤聞凡之尤者顧朝命在所在不可遽行
減因而假之以事權分州縣之職守以冀副貳之精神
變積痼為層指計莫善於此矣今判丞尉簿之結銜皆
兼有水利河防鹽糧驛務諸色目而尋其
之俸曾不竭與州縣吏爭一日之利權至其步頓首結

氣坐私衙打屈棒甘為豪富奴隸州縣四季呈代報有
並無擅受民情之結然此特其又焉而一非真安事也
彼既不能自重朝廷大吏亦遂以不甚愛惜人官視之
雜沓之壞於斯已極夫人有一命之責即當為朝廷効
片長之用豈可令逍遙閒署終日哦松養成無用之
哉其甚者直冠帶狼虎縱之以搏噬平民耳可怖也法
窮則變是所望於柄國鈞者

教官之在今日亦疏廢也宜責其徵收一獻奉報復
劣項不以不升者論如例

一日酌提羨銀以濟同官

古者封建之法行一區制祿官不世鄉身膺一命即俯
仰寬饒上中下士祿以次登無所謂缺之肥知矣亦不
必計也今則不然需次之員遠者萬餘里近亦不下數
千里傾家挈室間闕赴省歲週則不得差則富者告債
而貧者典鬻幸得補缺矣而初任每多試以簡缺雖以
先虧者後賠前私債既充如以公項公私交迫進退狼
狽壽命不長累及妻孥官海蹉跌如墮鬼首希可憫也
其缺之肥者一人奉公百家仰食如屠豕非不熟
開徒供人飽名雖優肥誇漏亦多然則今日之官途無

往而非荆棘已非大加釐剔而調劑之不可
缺之肥瘠
不同陝甘雲貴為最瘠而易于竭缺江所
多優而難
補然願定漸不潤前至以濟之亦胡等
弊
粵近江陰安徽之蘇浙北之漢陽排視
缺相去廿
南匪者安免臣朝俸儒之慨心此皆就見
理則宜有之
餘倍見有者高屬道聽之談然倍疑之
之
並未札飭各州縣手實羨餘分上中下三缺下者免
中
請酌提羨餘解省歸公以濟需次人員之用
公據浙魯
上酌提羨餘解省歸公以濟需次人員之用
留少許歸入平餘解省充公
免他日之虧空將末公捐私墊仍皆取之以官與其
難
賄于取河如誰解于先况肥缺既經上司抽提則投靠
者自少一切無謂浪費之應酬亦可以而大減通盤計

較損或無多似亦實心報國者所不吾警也夫人當儒
素窮以之時遂入為出宜守昔賢一介不取不與之節
然分金多取飽叔不以管氏為貪觀人之道抑亦別有
在焉迨一入仕途苟不可自顧其身家得以其餘分潤
於鄉黨宗族即當為國家効犬馬之勞不當為孫子作
馬牛之計今之為州縣者需次則衣食常苦不給得
則酣養無所不至同為國家依顧之人吾處其肥人當
其瘠易地而思毋亦有耿於心者乎治河之逆不外
均平是在大力者主持之而已

一曰廣置幕賓以挽積弊

嗚呼今日之天下胥吏之天下也患在士大夫不諳吏治始也嘗謂欲天下長治久安必盡革胥吏之例京秩自司官上至附分曹辦事做漢人自置掾吏之例京秩自司官上至部院升補皆以其曹不得外轉度得以專門久任紳進公事今变法之議既不能施之今日當飭令州縣於儀院之中延聘廉樸曉大體者為幕賓而移胥吏之權每有稟報著其另紙載明係人主稿旁註履歷庶上使平時可以盡識其人以為交袋之資資而人亦得以自奮其功名不敢以苟簡之心施之業續今儒者一履仕

叛所習非所用公牘文心不得不諉之胥吏且檔案山積非特熟手不能一松故此輩遂得以久衙署昔人所謂官無封建更有封建誠慨乎其言之也嗣後印官文卸皆着幕賓約纂收令須知如歷成則曰兩冊一以移交後任案並未詳及治法一以解省彙訂摘要刊給需次各員肄習五年一彙按部增入又何必以吏為師出斯相之下策哉李斯所稱以吏為師本是儒學今日道有州縣大小各衙門一切文報皆主之本官并不知其中作何語臨發署紙尾而已

一曰鈔東賤役以安商賈

商賈挾百金之值出里門數武即不能自致其力於是
水行需舟陸行需車日喚篙工轎埠夫頭北脚為緣此
輩皆無賴小人見有衣服異常語言不同遠來之客輒
任意留難把持嚇勒莫飽其欲聲而後止而為其所苦
者以主客勢常不敵誰甘以隨珠彈雀擊於一試且或
以荒僻之地無可投訴縱蒙即理而所費已多故皆隱
忍吞聲默受其虧折而已夫王政之大不遺細物將以
之國治無道以處之哉法當令舟車轎馬
之類既行始牌懸科詳其里居姓名年齒而派委以

司其事設無招告

商船以牌已有新章江湖小船亦當

身亦曾行

且心官夫扁担多則辱相爭役

少則必

應以暗中阻礙友誼主客兩傷市井

物值皆

甚過煩則擾矣

已甚過

煩則擾矣

牌一面

種仗須令懸有腰牌方准入房使行李往來者

萬一稍有異常之折挫可以默識姓名向廳投書重

德一二而道路始帖然矣天下事有雖公而不可歸之

官辦者有雖瑣而必當歸之官辦者嬰堂也義渡也粥

廠也醫院也

中土向來僅有醫局奉官開設

宸何首石迪

百業叢出光緒乙酉虬借司

縣城東翔建

利治醫院廣置籍習學材四人

復浸葯房

減價便民輪值施極現成前廳學堂

公項私捐

基廣數畝餘逐漸拓建現成前廳學堂

客房寔舍等共一十八座手費三千餘金皆出樽節以成
唯正廳尚未落成擬俟畢工刊刻章程以便遠近做行
文成會也借錢局也或各因利居與夫地方一切議舉
均當委之公正練達之神董地方官不記而掣肘但
獎勵其成而已一歸之官則董紳輒不得自由往往良
法美意僅足供里胥土豪牟利之藪而實際之及民少
矣由也前說事雖猥瑣似非政體所在然周官三百六
十屬虞衡祚難之各有掌集炭茶麈之各有司顧獨洋
于治下者誠知此道也若夫北方之鑄客鑄局近日已
直東兩省不過即南方之包頭宜悉籍之於官
而仿仿戶之例給帖私以牌令人視而可識此等亦亦

私者北平之真私者北平之真
者為北平其真者為北平其真
則有吃白食則有吃白食
分列臥死分列臥死
生物一路福星蓋加之意乎
皆在嚴明官長一紙之力耳萬家

一曰變通交鈔以齊風俗

國家聲教遠託琛賈來朝比戶可封固宜道一而風同
矣乃錢法反錯出而無統也甚感焉用銅之正也而晉
閩間或有徑用鑲錢者當一其正也而直東兩省則有
當二當十之目名總當二其止當一京錢
私鑄則有白板私鑄則有白板
用粗劣厚楮用粗劣厚楮
底短陌知十文者甚有二十文三十文又不底短陌知十文者甚有二十文三十文又不

錢有通錢火錢三等者錢即辨錢五也通等與又郡異
而縣不同至於銀一也乃有紅銀高銀松江銀規銀對
沖銀紋銀為最松江次之規銀則但擄以一算對沖則
舖所作售偽介乎錢銀之間又有所謂番錢者來自外
洋故又曰流入內地歲耗不貲唯浙東間用坤洋係台
人趙坤呈準開鑄然僅行之鄰近數郡出省即廢此外
名目則有鷹洋面作鳥形亦曰鳥洋本出美國故稱英
蘇淨即花本洋臉番日本洋正書開洋即小洋錢有對
六開造洋如名洋一洋控刮太正有等項板諸雜送是
者數不江南則向行蘇淨安藤貝獨用本洋造刮僅可放
能終

諸國開辦洋行但可

滬瀆此為異也銅錢銀洋之所籍以概輕重者等子也
乃京師所用之市視庫平每兩弱四分山東所用之
治平視庫平每兩一分六釐是治平又強于市平二分
四釐也至于粵省之廣平閩中之福建等紛歧雜出又
無能一一數矣客行費千金馳萬里稍不留神核計南
北往返數月後囊中物無事而坐耗其半矣此亦今日
病民之一大端也也愚以謂天下大計當令直省開鑄
當一大錢以八分五釐為率與通行銀錢區以雙號為
號而官設鈔庫以濟銀錢之窮李爵相曾有官銀號之
票之議終當舉行萬一慮支偶絀接洽未前大可持此
以為提議之原况順治八年亦嘗每歲造鈔十二萬

熱廬雜著

以國用充裕而止咸豐初年京秩亦以搭
放鈔票此皆祖制成案之歷歷可徵者
以庫平為準准此似亦曰量衡之要學也然茲事重大
非倉猝所可言請遵戶部開源節流二十四條中令滙
兌號商給帖與陸桴亭之議札飭各州縣及碼頭較大
舟車孔道之處設立官銀號而派委以主其事陸之言
日當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州縣處設立銀券司朝廷
發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來者納券取銀出入之間量
取跡費微息則實商無道跡之虞朝廷有歲仗之息桴
亭本朝之賅者也其言如此則札之說庸亦有可採者
乎此謂今日理財之法有三有商賈棧取之利有官吏

中飽之有國家隱伏之利此皆於下無損而有益於上
今一孔之兩吳開理財之說便以素孔相詆朝廷聖
有振興之日乎又嘗綜論中西大勢以為富強之道利
權二者而已夫西實能搜其利于權之不及權在而利
愈興中國不能行其權于利之所在利散而權將替官
強權利一聞天下之大局繫焉蓋所貴帝王者宅中
治外轉移天下之利權調之使平而已無所私如是而
已公誠行之一省而効將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臣
一例奉行則國寶流通遠近切屆有鼓舞驩欣共慶大
同之盛矣

右都八事皆就今日。曷更及牧。今所得行。約畧言
之。而大旨。尤在賞信。所以於其珍。今天下之痛。美
稿極矣。振之雷震。以達其陽氣。潤之雨露。以遂其生
機。末有不勃。起色者。若夫河工善後之宜。山左形
勢之難。公歷試諸艱。身經百戰。老成碩畫。豈下士
所能贊。其高深。况此初來。山左。閱歷未真。何敢據拾
陳言。以影嚮之。談于布鼓。雷門之誦。故概公贊。論云。

溫州府